

民航管制員配合IDF試飛 航發中心促成管制員增加

· 江天錚 ·



上圖左側顯示RCR11部分區域，紅色方框標註範圍為清泉崗（RCMQ）跑道向北延伸至後龍導航臺（HLG）附近。

民國七十八年某日，接獲空軍總司令部通知，出席「經國號F-CK-1戰鬥機大角度鑽升試飛空域協調會」，經國號是我國開發自製的輕型超音速多用途、噴射防禦戰鬥機（Indigenous Defensive Fighter, IDF）。筆者時任民航局「臺北區域管制中心主任」，中心負責「臺北飛航情報區」及「臺灣防空識別區」，「管制空域」內所有軍／民儀器飛航航空器之管制。空總規劃兩個空域供航發中心選擇，其一在海峽中線附近之RCR11限航區，應由戰管單位管制，另一則在清泉崗跑向北延伸至後龍導航臺附近，由民航局飛航服務總臺航管單位負責。

航發中心代表伍克振上校（後不幸試飛IDF殉國，追贈空軍少將）則選擇後者，但後龍地區是「臺北飛航情報區」最繁忙的空域，遑論「航路為東南亞／東北亞之「黃金航道」，國際線及國內線班機交織，由桃園（中正）、松山機場爬升及下降之航空器則更為錯縱複雜。如此幾乎將導致本區空中交通暫時中斷，實有困難配合，為減少民航機的影響，希望在上限高度盡量壓低及縮短試飛時間。

吳組長康明上校（後升將軍）道出試飛需求之原委：「每架新機出廠時，其細部外型不盡相同，『大角度鑽升』乃於跑道起飛後，以最大馬力幾近垂直的角度盡量爬升，直到空氣稀薄致飛機無法再上升而呈失速下墜之狀況，此時最危險，試飛員要設法將飛機即時改正，使飛機在翻滾中讓機頭朝下，往下俯衝得到速度，盡速將試飛機在足夠高度前拉起來，否則試飛機將如一塊鐵石般瞬間墮地，若無法及時改正，後果將不堪設想。至於上升會衝到什麼高度，連試飛員亦無法預測。」

當詢及需要之高度時，居然是地面至五萬呎以上（民航機最高也僅飛至四萬三千呎），全程時間需要四十分鐘，為此東南亞最繁忙航路之中段將以「飛航公告」週知關閉。

為了我國自己研發戰鬥機之需要，民航局必需全力配合。試想南北交通中斷近四十分鐘，不論事前之流量安排及事後之疏通，幾乎所有航管單位均被波及，包括協調日本、菲律賓及香港等鄰接「飛航情報區」。在全體航管同仁及單位之通力合作之下，終於使IDF新機均順利完成了測試，且無任何意外發生；而實際試飛、到達安全返降狀態約二十分鐘，航發中心也會及時以專線電話通知我們，盡量減少民航機之延誤。

民國七十六年在民航局陳局長家儒主政「開放天空」政策後，大量新成立或擴充業務的航空公司紛紛購入各型客機、開闢國內／外航線，就臺北至高雄間幾乎每五分鐘對飛一班，竟連臺北至臺中、嘉義也班班客滿，甚至松山至新竹機場間也開啓航線。

民國八十二年政府推動行政革新方案，在三年內達成中央公務員縮減百分之五，民航局航管單位因流量增加，分工更精細而必須增加值班席位與人力，以致每人超時值班班數驟增，

雖有些微加班費，但同仁心力均不勝負荷，於是同仁群起休／病假，工作情緒極為低落。

民航局將上情呈報交通部後，由人事行政局召集相關部會成立調查小組，將實地考察值班狀況。人事主任問筆者：「先考察那個單位？」

「航發中心！」主任一臉懷疑？筆者接著說：「值班管制員坐在雷達幕前，低聲細語的與駕駛員通話（壓力再大，也得吐字清晰、且須低聲避免影響鄰席位），能看出管制工作的沉重責任？」

經協調航發中心試飛組吳組長慨然答應，當一行人到達航發中心簡報室，吳組長穿著他們專屬的藍色飛行裝迎接，並致贈每人一支有著IDF模型的鍍金領帶夾或女士佩用的胸針，精闢的報告當然也說明了航管單位對IDF研發之重要。吳組長除盛讚航管同仁的辛勞外，更感性的表示：「有航管同仁的鼎力支持，才有IDF的成功！」吳組長還特地拖出IDF一號原形機，在簡報室外供大家參觀，每個人都興致勃勃地輪流登梯參觀駕駛座，並留下珍貴的身影。

時近中午大夥兒移至臺中近場臺考察管制作業，同仁余安生兄正在管制，他向長官們指出雷達顯示器上一



防衛是眾人的生命，犧牲是成功的代價。IDF國號自製超音速戰機的成功，甚至犧牲了國人的心力，甚至犧牲了國人的可貴成就。

個目標：「這架是你們剛才參觀的IDF，利用中午軍／民活動量較少正在試飛。」筆者請安生將Speaker打開，讓長官們聽聽試飛機與性能測試監控單位間之通話，此時交通部人事處廖處長一本正經的說：「不要……不要……剛才吳組長不是說，試飛時盡量不要干擾嗎？」他已比我們更進入狀況，其實由耳機換成喇叭發聲而不發話，是不會影響試飛的！

後經人事行政局於民國八十四年二月六日，同意民航局專案請增管制員案，大幅增加八十五員，與原有之兩百三十二員幾乎增加三分之一。

順便一提，當年政府正在執行精簡政策，立法委員不只一次質詢行政院連戰院長，裁員是「齊頭式裁員」，院長立刻回答：「民航局管制人員即增加八十五名！」確為他振振有辭的在立法院解圍！

葫蘆巷春夢

· 林浪子 ·

舊事 南國 夏蟬秋露與花雪
南洋杉候等著
山林的眼神看著
夫妻樹的明火 巍峨凋謝的春波

我停在葫蘆巷的掌紋
是春夢 春夢從蜿蜒走來
披起香火言語 婀娜的
寶美樓米街與石鐘白
波光粼粼的碎裂啊

葫蘆巷的輪廓深淺地
牽著安靜安靜了
燦爛如此孤寂 適合與光影
行旅的雲烟慢慢近靠
訪勝尋幽蹉跎著
依憑斜坡上的葫蘆巷聆聽
曲折老街坊複瓣的形容

是葫蘆巷春夢告訴我
那些幹活戀愛結婚悠然的日子
就讓豹變的措辭自行遠走
只是筆尖裡枯萎的墨跡
不得不為南國的停泊書寫
一曲南國紅樓夢